

王阳明贬龙场期间诗文的精神境界

刘再华 朱海峰

提 要 王阳明贬龙场期间诗文的精神境界可以分为体验、证悟、超越三个层面,其基本主题是在反复的体验与证悟中寻求心灵的超越。基于亲身体验的迁谪诗文,既笼罩着浓浓的迁客情思,又常常于“吾性自足”中玩味“吾道真趣”,表现出一种狂者胸次和真儒品格。这些诗文形象地记录了王阳明从向“理”中求“心”到理、心互辨,最终认定心即是理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 王阳明 龙场驿 精神境界

龙场悟道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明代哲学从理学向心学的转型,王阳明因此成为继朱熹之后儒家学派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五百年来,人们对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原因及其所悟之道的哲学内涵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本文以此为基础,反观王阳明贬龙场期间所作诗文的精神境界,以期能够更真切地解读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

关于王阳明谪贬龙场的具体时间,文献纪录不尽相同。^① 本文所谓贬龙场驿期间诗文,包括作者贬谪途中所作《赴谪诗》55首及谪居龙场期间所作《居夷诗》110首,^② 还有《君子亭记》、《象祠记》、《瘞旅文》等二十余篇散文。这些作品形象而真实地记录了王阳明贬谪期间的人生体验、哲学玄思以及他对现实人生的超越,值得特别加以关注。

一 体验之境:迁客情思与达观随寓

官吏遭贬、文人被逐是中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现象。屈原放逐于沅湘,贾谊谪贬长沙,韩愈远贬潮州,其他如刘禹锡、柳宗元、苏东坡,直到清代的纪昀、洪亮吉等,无数文人学士在其不平凡的一生中都有过被贬的经历,这段经历不仅对他们的生活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还对他们成就一生的事业至关重要。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迁谪期间的文学作品由于融入了更多真切而特殊的人生体验,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多少有点变调。

^① 《明史》卷195 阳明本传载“正德元年冬,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谪居贵州龙场驿丞。”钱德洪等编《年谱》则云正德元年“二月上封事,下诏狱,谪龙场驿丞。”据《明通鉴》考异及陈来的考证,《年谱》所云“元年二月”,恐传写者误脱“十”字,阳明谪龙场驿丞的时间应该是当年十二月。参看陈来《有无之境》第12章《附考》—《年谱笺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2—343页。

^② 此据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目录统计,但集中《赠刘侍御二首》只录诗一首,因此实际上只有164首。

抒写去国怀乡的忧愁悠思与作者内心的哀怨不平是历代迁谪文学的永恒主题。王阳明也不例外。以诗而言,阳明这一时期的诗歌,“去国”、“迁客”、“谪居”、“离忧”之类的词语频频出现,这表明他对自己的处境有自觉、明确的认识。“去国心已恫,别子意弥惻”;①“客子怀往路,起视明星稀”;②“微言破寥寂,重以离别吟”;③“相去万余里,后会安可期”;④“越南冀北俱千里,正恐春愁入夜魂”;⑤“客途最觉秋先到,荒径惟怜菊尚存”;⑥“境多奇绝非吾土,时可淹留是谪官”。⑦诗人以迁客的眼光描写赴谪途中和谪居地的风物人情,心理变得格外敏感,外界的丝毫变化他都能细微地体察到,正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当审美对象被带有特殊情绪的审美主体感应到时,便会不可避免地被这种特殊情绪体验所左右,蒙上鲜明的主观色彩。惟其如此,在阳明眼中,原属客观的自然物象突然变得忧愁寥落起来,原本正常的春秋代序也好像愁苦凄凉了许多,一切都织染着浓浓的迁客情思。还有些诗歌虽然没有出现迁客、谪居、游子之类的字眼,但主题内容仍然是表达迁谪的悲怨,如《居夷诗》卷首《去妇叹五首》,诗中的弃妇被丈夫抛弃后,“离居寄岩穴,忧思托鸣琴。朝弹别鹤操,暮弹孤鸿吟”,⑧总希望有一天丈夫能够听到她哀怨的声音而回心转意,其情其景不正是作者“弃臣”心理的自我写照?

以散文而言,最能表现王阳明悲苦的迁客心理的是《瘞旅文》。文章极写所处之地的幽僻与谪居的孤独,把对死者的告慰与对自身不幸命运的悲悯融为一体。短短两日之内,同是来自京师的被贬吏目及其子仆相继倒毙在小小的蜈蚣坡下,无人知晓他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他们家在何处,他们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客死在遥远的赴谪途中。“念其暴骨无主”,王阳明命童子前往埋葬。当二童面有难色时,阳明劝道“吾与尔犹彼也。”一句话泄露了他内心的无限凄苦。接下来作者用一连串的问句质问死者:

吾与尔皆中土之产,吾不知尔郡邑,尔乌为乎来为兹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吾以窜逐而来此,宜也。尔亦何辜乎?闻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乌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呜呼伤哉!尔诚恋兹五斗而来,则宜欣然就道,乌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盖不任其忧者?夫冲冒雾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谓若是其速,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然奄乎也。皆尔自取,谓之何哉?⑨

表面上看,这是生者对者的责难,质问他为什么要跑到这荒凉瘴疠之地来做异乡山间

① 王守仁《答汪抑之三首》其一,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页。

② 王守仁《答汪抑之三首》其二,《王阳明全集》卷19,第677页。

③ 王守仁《阳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赠崔子钟和之以五诗于是阳明子作八咏以答之》其一,《王阳明全集》卷19,第677页。

④ 王守仁《忆昔答乔白严因寄储柴墟三首》其一,《王阳明全集》卷19,第680页。

⑤ 王守仁《夜宿宣风馆》,《王阳明全集》卷19,第687页。

⑥ 王守仁《因雨和杜韵》,《王阳明全集》卷19,第682—683页。

⑦ 王守仁《七盘》,《王阳明全集》卷19,第694页。

⑧ 王守仁《王阳明去妇叹五首》其五,《王阳明全集》卷19,第692页。

⑨ 王守仁《瘞旅文》,《王阳明全集》卷25,第952页。

的孤魂野鬼?实际上这是由吏目之死而引起的对自身命运的深切哀悼。王阳明因上疏救戴铣,得罪宦官刘瑾而下诏狱,谪龙场驿驿丞,一片忠诚之心非但没有赢得朝廷的理解,反而换来入狱遭贬的灾祸,其心境的悲愤悲凉可想而知。《瘞旅文》里面的这一连串质问,就是他内心深处错综交织的复杂情绪的最好说明。这其中夹杂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愤,背井离乡、独居蛮夷之地的凄苦,该何去何从、是非对错的茫然,家国前途和自身命运的忧虑。身为迁客的种种情思不可自抑地喷薄而出,主体情感得到最大的释放,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显现出极强的文学感染力。

然而,王阳明毕竟是王阳明,他并没有被迁客的悲苦压倒。面对现实,他选择了达观随寓的人生态度。《瘞旅文》文末挽歌云:“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达观随寓兮,奚必予宫?魂兮魂兮,无悲以恫!”^①南北西东虽不同,但天是相同的,域内域外虽不同,但都同处于四海怀抱之中。对于达观的人来说,只要同在蓝天下,四海都可以为家,又何必只守着家乡的故居?如此达观,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的开解,但透过其随遇而安、无可无不可的表象,仍然不难体会到作者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豪迈气概。

王阳明这一时期的诗歌也较多地表现出一种寄情山水、随缘顺适、随遇而安的思想取向。刚到龙场时无处栖身,阳明结草庵以居,作诗云:“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条件虽然非常简陋,他却从与鹿豕同游中感到了生活的乐趣,以至于“尽醉不知夕”。^②不久他搬进一个古洞里居住。古洞原名东洞,他将洞名改为“阳明小洞天”,得意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古洞潮湿阴冷,但洞中那份远离尘世喧嚣的宁静使王阳明乐在其中,作诗云:“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又说“童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我辈日嬉偃,主人自愉乐”。^③居龙场期间,王阳明还主动地学习农稼,与诸生讲学论道。从《观稼》、《采蕨》、《龙冈新构》、《采薪二首》诸诗看,他曾亲自种蔬种蕨,采蕨采薪,参加过各种农业生产劳动,并从中体会到生活的真乐趣。他的这种亲民行为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夷人日来亲狎,发现他居住的山洞过于阴湿,便主动伐木,帮他建造了龙冈书院及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等居所,极大地改善了他的生活条件。而从《西园》、《水滨洞》、《山石》、《龙冈漫兴五首》、《来仙洞》、《白云堂》、《山途二首》等诗看,王阳明居夷期间走遍了龙场的山山水水。这一时期赠答朋友的诗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诗句:“交游若问居夷事,为说山水颇自堪”;^④“休疑迁客迹全贫,犹有沙鸥日日亲”。^⑤诸如此类的诗作表明,王阳明虽然没能完全摆脱迁客情思的困扰,却也能在异乡的山水中寻找心灵的慰藉,绝没有一味地消极颓废。

由此可以这样说,王阳明的“达观随寓”绝不是随波逐流、主体为客体所侵吞,恰恰相反,它突出的正是主体心性的力量。“人生不努力,草木同衰残”,^⑥王阳明从时间和空间

① 王守仁《瘞旅文》,《王阳明全集》卷25,第952页。

② 王守仁《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王阳明全集》卷19,第694页。

③ 王守仁《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王阳明全集》卷19,第695页。

④ 王守仁《送张宪长左迁滇南大参次韵》,《王阳明全集》卷19,第710页。

⑤ 王守仁《答刘美之见寄次韵》,《王阳明全集》卷19,第709页。

⑥ 王守仁《南游三首》其二,《王阳明全集》卷19,第679页。

两个维度将天地万物纳入“我”心之中,以扩大了内涵和张力的主体意识包容了客观存在,从而使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变得模糊乃至消亡,最终实现以我心摄万物,万物皆备于我。这是他达观随寓的心理基础。“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旧我重来”;^①“却幸此身如野鹤,人间随地可淹留”。^②正是因为具有包罗天地万物的心胸境界,王阳明才能将他乡认作故乡,把贬谪之地的山水营构成安放自己心灵的精神家园。下面的分析将证明,王阳明的达观随寓,实际上常常蕴含着深刻的哲学玄思,包融着他对人生的证悟和超越。

二 证悟之境:于吾性自足中玩味吾道真趣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是理诸语,概括了王阳明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在这之前,王阳明曾经师从娄谅研习过程朱一派求理于外物、格物以致知的认识方法,并亲自做过“格竹”的实验,正是“格竹”的一无所获使他对程朱一派的学问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转而入道学佛。当其苦思不得其解时,又因直言上疏得罪宦官刘瑾,引发当庭受杖、被贬龙场的厄运。突如其来的变故促使他对圣学本体和求证圣学本体的途径进行更深刻的思考。经过反复的体验和证悟,王阳明终于在龙场驿建立了以良知说为核心的新的哲学体系。

龙场悟道发生于正德三年(1508),其时王阳明已厌弃词章之学,“渐悟仙、释二氏之非”,开始提倡“身心之学”,但是对于“生死一念”以及理学家们所倡导的格物致知之旨仍然存在着无穷的困惑。据钱德洪等人所编《年谱》记载,王阳明到龙场驿后,“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③按照这种叙述,王阳明的悟道经历了一个“日夜端居澄默”的过程,但其发生是非常突然的,特别是“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一句,似乎还暗示着他得到了神的点化。诸如此类的书写织染着浪漫而神秘的色彩。事实上,任何哲学思想的形成都是一个动态的、延续性的历史过程,龙场悟道当然也绝非一夕之事,更非有神助焉的结果,它是王阳明长期以来殚精竭虑、由思而悟的结晶。其整个证悟过程的具体内容和思维方式已无法复原,但仍可由其贬龙场期间所作诗文中窥见一斑。

赴谪途中的一些诗作表明,远在王阳明到达龙场之前,其思想内转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年谱》载阳明于乙丑年与湛甘泉“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以共同拯救时人“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的弊端。^④丁卯年阳明赴谪答甘泉诸友所作《八咏》诗中即有关于此身心之学的注解,诗云:“此心还此理,宁论己与人”;^⑤“器道不可离,二

① 王守仁《南屏》,《王阳明全集》卷19,第683页。

② 王守仁《沅水驿》,《全集王阳明》卷19,第693页。

③ 《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33,第1228页。

④ 《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33,第1226页。

⑤ 王守仁《阳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赠崔子钟和之以五诗于是阳明子作八咏以答之》其四,《王阳明全集》卷19,第678页。

之即非性”；①“洙泗流浸微，伊洛仅如线，后来三四公，瑕瑜未相掩”。②从这些诗句来看，王阳明此时已经关注“心”与“理”的关系，认为心、理本为一体，且你我俱有此心，他进而批评后来的“三四公”（实则主要指朱熹）所提出的道器分离、心理二物的主张偏离了儒学正宗。“力争毫厘间，万里或可勉”。③阳明已敏锐地意识到，这“毫厘”之间的差异绝对不容忽视。从哲学角度来看，朱子的器道分离之说建立在天理为宇宙万物本体的基础之上，而阳明的“此心还此理”说则实已将心视为宇宙万物之本体，二者一外一内，一为性理二元论，一为心物一体说，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寄给储柴墟的诗中，王阳明还明确提出了“愿君崇德性，问学刊支离”的主张。④赴谪期间，阳明一直紧紧抓住本体论的根本不同这个问题不放，才有了龙场一夕之悟，“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明确提出了心即理说，由此奠定了儒学从理学向心学转向的基础。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讲的是本体，即圣人之道自在吾心，吾心即存圣人之道。“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讲的是功夫，即格物求道的方法是行不通的。二者合之可以看出，阳明主张应从己心求道，而不应当拘于外物，为尘垢所蒙蔽。他后来曾说“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⑤也就是说，此心之外，再无他物，再无他理。求道问学，应当诉诸此心，体察天物，也应当诉诸此心。此时，“心”已上升到哲学高度，成为阳明心学范畴中的基本概念，既是本体，又是道源，也是判断善恶美丑是非对错的标准。所思所虑尽由此心生发，所感所想均由此心流出。尽管世事多艰，但只要此心坚定，一切行为活动符合己心的标准，就可以不惧任何险阻，得到内心的和乐安宁，也即达到自得境界。同是，对于个人而言，也只有在安然自得的心境下，才能做到虚灵不昧，更好地体验和玩味圣人之道。

居龙场期间，王阳明除了完成作为驿吏的本职工作外，无论是与诸生讲学论道，还是学农稼，抑或是游山玩水，都未曾忘记体味圣人之学，于吾性自足中感受着吾道真趣。这一时期有不少反映这方面生活的诗作，如《诸生夜坐》诗云：“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⑥《诸生》诗云：“富贵犹尘沙，浮名亦飞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⑦《诸生来》诗云：“澹泊生道真，旷达匪荒宴。岂必鹿门栖，自得乃高践”。⑧尽管身处贬谪之时，仍有不少文人士子慕阳明之名而来，阳明亦非常乐意与他们一块讨论圣人之学，且从不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同其一道或坐或卧，或游宴饮乐，以一种非常轻松自然的方式交流圣人之学。有关圣学的讨论内容当然围绕阳明关于心学的独到领悟进行，探讨的气氛也是愉悦而融洽的。原来圣人之学也可以这样活泼生动，真趣盎然。

① 王守仁《阳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赠崔子钟和之以五诗于是阳明子作八咏以答之》其五，《王阳明全集》卷19，第678页。

② 王守仁《阳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赠崔子钟和之以五诗于是阳明子作八咏以答之》其三，《王阳明全集》卷19，第678页。

③ 王守仁《阳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赠崔子钟和之以五诗于是阳明子作八咏以答之》其三，《王阳明全集》卷19，第678页。

④ 王守仁《忆昔答乔白岩因寄储柴墟三首》其二，《王阳明全集》第680页。

⑤ 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第21页。

⑥ 王守仁《诸生夜坐》，《王阳明全集》卷19，第699页。

⑦ 王守仁《诸生》，《王阳明全集》卷19，第700页。

⑧ 王守仁《诸生来》，《王阳明全集》卷19，第697页。

《观稼》诗云“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①《龙岗新构》诗云“素缺农圃学,因兹得深论。毋为轻鄙事,吾道固斯存”。^②亲身躬耕的实践活动,让阳明觉得既新鲜又有趣。他积极学习农事知识,感受自然造化的奇妙,体察其中蕴含的天人之道,并与己心之学验证参合,充满了令人惊奇的发现,从中得到了喜悦自足的感受。阳明一生性好山水,然于山水间流连忘返之际,片刻未忘圣学之事,奇绝的自然山水激发了他关于人生奥妙的无穷遐想和对哲学问题的无尽思索。如所作《水滨洞》诗“好鸟忽双下,倏鱼亦群游。坐久尘虑息,澹然与道谋”,^③就是反映这方面生活的代表作。全诗出了一个正在思索的哲人的形象,与飞鸟游鱼组成的动态画面融为一体,动静交织,物象与哲理玄思交融,诗风恬淡自然,清新秀逸,是一首意境极高的佳作。

三 超越之境:以狂者胸次体现真儒品格

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终于释却了以往对朱子格物致知的困惑,参透得失荣辱、生死存亡诸多问题,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养成了一种狂者胸次、真儒品格。

关于狂者胸次,王阳明与弟子们有过一次具体的讨论。门人薛尚谦、邹谦之等询问“乡愿”与“狂者”的区别,王阳明回答说“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然究其心力,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干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洞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行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哉”。^④从这段话来看,王阳明所谓的狂者胸次,是与“乡愿”相对立的。“乡愿”,语出《论语·阳货》篇,“子曰:乡愿,德之贼也”。孔子为何视乡愿为德之贼?对此孟子做过具体的解释。《孟子·尽心下》云:“(乡愿),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王阳明对于乡愿的批评即承此而来。与此相反,狂者不会逢迎他人脸色,不会仰他人鼻息,而是“信手行去”,“行不掩言”,一心坚持圣学之道,只按己心所愿行事,尽管显得狂放,但却摆脱了世俗的羁绊束缚,所言所行都是个人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因为真诚坦荡,所以洒落逍遥;因为率性任气,所以无所畏惧,狂者因此也就不会折腰于权贵,不会向邪恶势力低头,进而可以上升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从容不迫、悠然自得、无羁无绊的精神境界。

王阳明贬龙场期间所作诗文,有不少作品体现出这样一种狂者胸次。如《泛海》:“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⑤将心胸比作浩瀚的太空,而险夷只不过是随风而逝的浮云而已,气魄何其雄伟,这种诗歌即便置于太白诗中亦绝不逊色,谁能想到它竟作于赴谪途中呢?又如散文《何陋轩记》:“人之及吾轩

① 王守仁《观稼》,《王阳明全集》卷19,第695—696页。

② 王守仁《龙岗新构》,《王阳明全集》卷19,第697页。

③ 王守仁《水滨洞》,《王阳明全集》卷19,第698页。

④ 语见《传习录拾遗》第四条,《王阳明全集》卷32,第1167—1168页。

⑤ 王守仁《泛海》,《王阳明全集》卷19,第684页。

者,若观于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①且不说作者已将通都、夷地等量齐观,单是身为谪居之人却仍能取孔子“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意为己轩命名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自信自得的证明。《五经臆说序》叙述自己居南夷万山丛中,日坐石穴,默记以前所读经书,“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历时七月而成《五经臆说》一书。之所以取名《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②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作者敢于突破经传樊篱、自我证悟的过程,具有独立特行的狂者精神。又如《君子亭记》借门人之语夫子自道“昔也行于朝,今也行于夷,顺应物而能当,虽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时乎?”^③更加直露地表现出王阳明已经有意识地向因循自然、无牵无累的境界迈进。《远俗亭记》则借亭名诠释作者对于“俗”的态度“苟同于俗以为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远于俗以求异者,尤非君子之心”。^④诸如此类的话语表明,此时的王阳明已逐渐摆脱了外在束缚,不再囿于世俗,开始了从心所欲、放逸旷达的新尝试,而这正是他内心推崇狂者胸次的外化体现。

然而,狂毕竟不等同于圣,王阳明虽然对“狂”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它并非人生的最高理想。恰如初生之婴儿,其天真烂漫虽然胜却某些成人之虚伪丑恶不止百倍,但仍然不能因此就将其视为拥有完整独立之人格的代表。

成“圣”才是王阳明关于人格的最高理想,圣人品格才是真正的真儒品格。圣人内可以安顿己心,修身齐家;外可以应接世事,治国平天下,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王阳明如此推崇狂者胸次,又如此细心地体察狂圣之分,不厌其烦地申明二者之别,正是对儒家成圣要求的深刻领会和自觉践行,是其真儒品格的体现。《老桧》一诗就是他真儒人格的自我写照:

老桧斜生古驿旁,客来系马解衣裳。托根非所还怜汝,直干不挠终异常。风雪凛然存节概,刮磨聊尔见文章。何当移植山林下,偃蹇从渠拂汉苍。^⑤

这也是王阳明贬龙场驿丞期间所作诗歌中唯一具体涉及该驿站的一首诗。诗中的“老桧”即便错生于驿站旁边,被当做系马桩,树皮被缰绳磨烂以至露出内纹,躯干依然挺立不屈;即便遭受雨雪风霜的摧残,仍然能笑傲穹苍,保持节概而凛然不可侵犯。身处逆境的王阳明正像他笔下的老桧一样坚韧顽强。而他之所以能超越困逆,都是因为真儒品格的强大支撑。因而,狂只是其外在表现,真儒品格才是他内在的铮铮铁骨。

四 结语:在反复体验与证悟中寻求超越

体验、证悟、超越,作为王阳明贬龙场期间诗文精神境界的三个层面,在实际生活和创作实践中常常是融为一体的。体验是一切心境生成的基础,其特点是感同身受,对道的觉悟除了哲学修为的提高以外,直接的触发点必然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体验。证悟之于王阳明,既有灵感的突然发现,也表现为在体验基础上进行深刻、缜密的逻辑思辨形成理论认

① 王守仁《何陋轩记》,《王阳明全集》卷23,第891页。

② 王守仁《五经臆说序》,《王阳明全集》卷22,第876页。

③ 王守仁《君子亭记》,《王阳明全集》卷23,第892页。

④ 王守仁《远俗亭记》,《王阳明全集》卷23,第892页。

⑤ 王守仁《老桧》,《王阳明全集》卷19,第703—704页。

识并将之应用于实践的反复求证的过程。超越在哲学上的表现是“心即理”命题的体系化,在生活和诗文创作中的表现就是人生的诗化,山水的性灵化。

作于赴谪途中的《杂诗三首》形象地含盖了王阳明从体验、证悟走向超越的心路历程,^①最具代表性。第一首写自我的现实处境“危栈断我前,猛虎尾我后,倒崖落我左,绝壑临我右。我足复荆榛,雨雪更纷骤。”非常逼真地描绘了当时险恶的社会环境,诗人异常痛苦又异常清醒地意识到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和生存危机,上天不能,遁地无门的苦闷无时不刻不在折磨着他的心灵。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周遭的自然景物在诗人看来是那么逼仄、突兀,危栈、绝壑、悬崖、猛虎、荆榛、雨雪等,如泰山压顶接连而降,令人不安、恐惧、压抑直至窒息,这是体验之境。第二首写自我的探索与证悟:

青山清我目,流水静我耳;琴瑟在我御,经书满我几。措足践坦道,悦心有妙理。顽冥非所惩,贤达何靡靡!乾乾怀往训,敢忘惜分晷?悠哉天地内,不知老将至。

现实困境促使王阳明迫不及待地寻求解脱之道。借青山流水洗涤耳目,以琴瑟经书涵养慧性,历史经验与往哲的实践成为他借鉴思索的对象。此时的王阳明还没有形成心即是理的明确认识,还在努力地追求以“妙理”“悦心”,但其思想由外向内转的倾向已非常明显。“心”开始成为他思考的核心问题。“心”之发现,譬如一道灵光穿透黑暗,令阳明充满喜悦,这是证悟之境。第三首写自我的玄思与对现实的超越:

羊肠亦坦道,太虚何阴晴?灯窗玩古《易》,欣然获我情。起舞还再拜,圣训垂明;拜舞岂逾节?顿忘乐所形。敛衽复端坐,玄思窥沈冥。寒根固生意,息灰抱阳精。冲漠际无极,列宿罗青冥。夜深向晦息,始闻风雨声。

心之发现,令阳明重树冲破罗网的自信,外在世界的崎岖坎坷、冷暖阴晴已经不能再左右他的情绪。玩古《易》,怀圣训,王阳明敛衽端坐,于玄思中参悟天地的奥秘,觅得心之本体。有此心在,则安若磐石,“固生意”,“抱阳精”,虽身处忧患,却仍能包容宇宙苍生。这时的王阳明,率“心”而行,任自我的心灵在无边的宇宙中自由地翱翔,羊肠变成了坦道,现实世界的风雨已经无关他心灵的阴晴。这是超越之境。

王阳明贬龙场期间诗文的基本主题就是在反复的体验与证悟中寻求心灵的超越。体验无处不在,但贬谪为王阳明的体验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心境。证悟从哲学上看,是王阳明自觉的追求,但在贬谪期间,也可以视为灵魂的自我救赎,是对沉沦的抗拒。超越是证悟的自然结果。前引《观稼》、《龙岗新构》等诗,在体验中证悟《诸生》、《诸生来》以及答甘泉《八咏》诸诗,侧重于玩味“吾道真趣”,是典型的证悟诗。《水滨洞》、《泛海》、《老桧》诸篇,则既有体验和证悟,也达到了超越的境界。这种情况表明,体验、证悟、超越三者在王阳明诗文中并非按顺序次第发生,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王阳明贬龙场期间的诗文自然不可能分成纯粹的体验之诗、证悟之诗或超越之诗,而是往往涵盖其中两个甚至三个层面。这些诗文形象地记录了王阳明从向“理”中求“心”到理、心互辨,最终认定心即是理的心路历程,从中可以窥见他这一时期精神境界变化的大致情况。

(作者通讯地址:刘再华 朱海峰 长沙 湖南大学文学院 410082)

(责任编辑 晓 宁)

^① 见《王阳明全集》卷19,第686—687页。